

消失的年獸



呂友翔

二〇〇〇年一月一號出生，目前就讀於建國高中三年級。生活在一個都市裡的小家庭中，平常的興趣是打鬥陣（排位還只是個小鑽石）和打球，偶爾寫寫文章看看書，暫時遠離考試帶給我的淬（壓）鍊（力）。

人來人往的車站裡，趕著返鄉的人們吸入冰冷的空氣，接著，吐出白色的霧氣，隱沒在時刻表的光影中。我將手上那張橘黃的高鐵票放入口袋，提著行李，看著遠方駛來的高鐵緩緩入站。同樣的四百公里，卻只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彷彿將一座小鎮轉變為城市的郊區。

放下沉重的行李，沿著走道尋找座位，坐定，將手機拿出來。窗外的電線桿呼嘯而過，遠方的風景也不再像以往坐車般停留許久，安靜的車廂配上規律的搖晃，構成了一方安寧的空間。忽然，我懷念起從前坐車時大聲聊天的日子，雖然耗時，卻不用拘束於沉默的氣氛。

抬起頭，揉一揉因久看螢幕而疲倦的眼睛，才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到爺爺家了。電視撥放著熱鬧的綜藝節目，卻沒有人肯注視它，大家都盯著手上四吋的螢幕，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在他們眼鏡的鏡片中我看見了臉書反射出的藍光，還聽見因為遊戲失誤而脫口而出的咒罵聲。客廳中間的茶几上飄著煙的熱茶，已經隨著時間的過去慢慢地冷卻，剛切好的蘋果也因為無人理睬，失去了原本光亮的色澤。我確定空間中瀰漫著寂寥的感覺不是原本過年應該有的那種開心的氛圍。雖然茶几上豐盛的食物散發著過年應當有的氣息；但是過年最重

要的是人們團圓的意義。如今，我們雖然聚在同一間房間，卻像陌生人一般完全沒有互動。

我覺得這樣的情景有點萎靡，完全沒有過年的氣氛，於是開口問大家是否要出去打棒球。一開始，所有人都還低著頭保持原本的姿勢，似乎完全沒有聽到我所提出的提議，於是我便放大音量重新再把剛剛的話重述一遍。最後，大家先是將耳機拔下，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眼神。但是在我固執的催促與不間斷的碎唸中，他們才慢慢地從椅子上爬了起來，稍微伸展了一陣子，心不甘情不願地走向倉庫。倉庫中，擺放了許多農具與我們回憶中的小雜物，撥開層層的帆布，激起的灰塵灑滿了整座倉庫，因為許久未見天日的關係，像是揭開了一個隱遁許久的古老世界。在它們底下，我們終於找出塵封已久的球具，拍掉上頭的灰塵，拖著緩慢的步伐走出大門——外面一片陽光燦爛，映入眼簾的竟然不是寬闊的廣場了。

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我們已經不住在三合院了。

六年前的今天，我坐在三合院的客廳裡，握著不久前拿到的紅包，期待著去附近的夜市狩獵在遊戲攤販後頭的塑膠玩具。從爺爺家到夜市之間，有一段

田間小路，每到晚上，路燈總是忽明忽暗，黑暗中的野狗不時發出淒厲的哀鳴聲。為了防止被傳說中除夕晚間出沒的年獸攻擊，我們總是飛奔而過，迎接我們的是夜市的燈火通明和喧鬧的小販叫賣聲，彈珠在檯間的迷宮裡流竄著，牽動著我心裡遊戲的慾望，金魚在紙網上跳動，水珠灑落在攤販前的柏油路上，B B 槍的子彈在氣球上炸裂，不停歇的鞭炮和隨處可見的春聯肯定將吃人的年獸嚇得遠遠的。月亮漸漸地爬上天空的頂端，夜市中的人們不但沒有減少甚至變得越來越多，雖然夜市充滿了許多驚奇，但是我們依舊不敢太晚回家，深怕年獸會從午夜時分的沼澤竄出。

到了初一，拿起球具和堂兄弟們一起跑到三合院後面的廣場打棒球。注視著用紙揉成的棒球從投手中投出，再隨著打者手中的球棒擊出，我邁開了步伐向球的落點跑去。廣場的後方，矗立著一面高牆，牆壁的另一頭，住著我們的鄰居，但是我們卻常常不小心將球擊飛到圍牆的後頭。每當球飛出圍牆，幼小的我們總嘗試去翻越對我們來說高聳的牆，但最後我們也只能任憑圍牆後的球越積越多。每年回到三合院時，站在越來越矮的圍牆前，雖然可以輕易翻至另一頭，卻已經沒辦法讓昔日飛越圍牆的球回到廣場的這一端了。

回程的高鐵上，坐在安靜又沉悶的車廂中，數著列車搖晃的次數，窗戶外靜謐的農田已經變回了喧囂的城市。如今，沒有了坐車的快樂，沒有了對夜市的期待，也沒有了對棒球的熱情，對於年獸的恐懼也已經隨著過年的氛圍一起消失了。車上的廣播告訴我已經到達臺北，我將橘黃色的高鐵票從口袋中拿出，走下高鐵，將消失的年獸遺留在空曠的車廂中。

評審評語

任何情感經過歲月考驗多數會變質，無論親情愛情友情，總有可能在生命中成長中變調走音，甚至變色。本文敘述的是一個大家庭／大家族，隨著人口各散東西，四處遷徙，家的定義已不如過去的傳統觀念。即便逢年過節，即使在同一屋簷原本要相聚的天倫之樂，也因各人心有各屬，導致親情變調。作者追憶親情逝水年華，不勝唏噓。累積在圍牆外的球，是情感，消失的年獸，是親情，慢慢消失在記憶裡。

——胡金倫

得獎感言

在無止境的參考書和學測帶來無限的煩惱中，得知自己得了文學獎的佳作，無非是一劑舒緩壓力的良藥。謝謝評審對我作品的青睞，也謝謝一直以來教導我的老師和陪伴我的家人及朋友。